



笑談程式人生

— 個大齡程式員的經驗分享

2004/09 應微軟公司邀請之演講摘要

台北《Run!PC》2004/10,12 兩期刊登

作者簡介：侯捷，資訊工作者、專欄執筆、大學教師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
侯捷網站：<http://www.jjhou.com>（繁體）
北京鏡站：<http://jjhou.csdn.net>（簡體）
永久郵箱：jjhou@jjhou.com

對於《程式人生》這樣一個軟性題目，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。我曾在大陸談過相同主題的數場演講，但都在大學校園舉行，聽眾相對單純、同質性高，我的年齡和經歷也在面對大學生時「游刃有餘」。然而此時此地很難揣測聽眾來自何方。通常這種軟性題目的號召力不是題目就是主講人，但願各位是為主講人而來（也許您是我的長期讀者），那麼我就在這兒站兩小時給各位看個夠，講兩小時給各位聽個夠☺。

所謂經驗，就是歲月的刻痕。經驗分享，就從我的程式人生談起。

入學生涯

雖然我的後半輩子工作都在 IT 這條路上，前半輩子的學習卻和 IT 沒有半點關係。大學聯考時由於對土木工程有莫名的憧憬，以相當高的志願考上了交大土木。新竹交大是一所以電子、計算機聞名遐邇的學校（不僅現在如此，25 年前便是如此），電子、計算機科系是校內主流（不僅現在如此，25 年前便是如此），土木在當時卻是個成立只一年的新系（我是第二屆）。資源的分配、系上被重視的程度，都使我的大學初期生活有些鬱鬱寡歡。

侯捷觀點

大學四年給我以下數個深刻的感受：

1. 認清自己資質。雖然大家以差不多的分數考進來成為同班同學，但不表示彼此資質差不多。班上有人很聰明，有人普通；從「期中考備戰時間長短」+「所得成績高低」就可以輕鬆判別這兩種人。有人舞會郊遊橋牌麻將樣樣來，每天串門打屁（我們全體住校），成績還是一級棒。有人早 K 館晚 K 館，按三餐操，夙夜匪懈，勉強低空「喔叭」。有人科科補考歲歲年年，有人全盤皆輸最後徹底放棄。

我覺得大學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場所；「殘酷」指的是，你終於必須正視面對自己天賦幾何；面對你的基因，面對你的遺傳。繁重的課業像一面鏡子，亮晃晃地映照出每個人的資質。對一個年紀輕輕剛滿 18 來自明星高中剛贏得大學聯考的 young man，要他明白「天資不如人」是很殘酷的，不見得每個人都能調適得好，不見得每個人都能接下去聽進「勤能補拙」這句話。這時候真的很需要父兄師長的輔導。但在我們那個年代，心理輔導很缺乏，所以有人「墜落」得很厲害。我沒用錯字，不是「墮落」，是「墜落」。

及早認清自己的資質，是很帶積極意味的一件事，可以避免年輕歲月在無謂的自卑或虛浮的自傲中度過。資質不如人並不表示將來成就一定不如人。都知道「一山還有一山高」，但是否曾經在這七個字中細細咀嚼人生的道理？年輕人成熟度還不夠，面對殘酷的資質天賦問題時，一定要有師長相伴開導，才好及早走出苦澀與陰霾。

2. 同班同學日後的社會發展以及發展成果，約略可以在大學時代看出一些端倪。有人相當成熟地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，戮力以求；有人沿續高中的心態和心智，高四、高五、高六、高七，最後雖然還是戴得一頂方帽子，但其人生多半也就停留在高中時代了！
3. 「生涯目標明確」的人很少，一班不超過 3~4 位。這樣的人將來都有出息。我自己的人生路大約 30 歲時才明確下來，算是晚了，但比起一大堆根本沒有為自己定出人生價值、渾渾噩噩大半輩子的人，還算早了。
4. 「大學成績」和「社會成績」兩者沒有必然關連。不少同學計較試券上的一分兩分，對大局其實一點影響都沒有。或許以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可以帶來順遂的求職過程和好結果，但年齡稍長我們都很清楚，分數是相對的，不同學校之間沒有標準，不同老師之間沒有標準，不同年度之間也（可能）沒有標準。成績單真的只是「僅供參考」而已。如今我當了老師，也一再在課堂中傳遞這個觀念。我總勉勵同學，做愈多學愈多，本領綁在身上就是你將來可以帶到社會

的成績單。

正規資訊課程

大學畢業後我服了兩年預官役。退伍時完全沒有深造打算，因為自覺不是讀書的料。但是走入社會也很徬徨，因為土木不景氣，工作不好找。退伍三個月後考上當時青輔會為輔助大學青年轉資訊跑道而辦的「程式設計班」，在中央大學受訓半年。這是我初次接受正規資訊課程，人生在那兒看見藍天白雲鳥語花香，並埋下了一些種籽——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！當時唯一清楚知道的是，編寫程式讓我非常快樂，而且贏過很多人☺。或許可以說，我終於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和才能。

即使有這麼開心愉快的經驗，我還是沒有轉換跑道。事實上壓根兒沒想要轉彎，一心只想將大學四年所學貢獻國家社會，所以進了一家頗具規模的土木工程顧問公司，做「核能廠冷卻系統外環支撐安全性檢驗」。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！在「編寫程式」所帶來的極大創作樂趣的影響下，我不再甘願接受單調、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。大學時代嚮往在顧問公司擔任白領階級，領一份體面的名銜和一份（尚稱）體面的薪水，這樣的生活已經實現，卻竟然沒帶給我快樂！每天朝九迎向痛苦，晚五之後則是漫無目標的空虛感。這是我的人生嗎？不帶興趣的職場生活只能用「行屍走肉」來形容。

於是我在工作一年後報考研究所，並終於在研究所全力往自己喜歡的學科發展。基於這個過往，我總是鼓勵年輕人，先入社會求取職場技能與人格的磨練，有機會再回學校求取學識上的深造。入了社會，人更成熟，經濟能力更累積，並（終於）知道自己的性向所在，很有助於自我肯定和人生方向的選擇。當時我依自己興趣做論文，肉體的辛苦絲毫不影響心靈的快樂，日子過得愉快踏實。口試委員說我的表述「婦孺皆解」！呵呵，也許有人不喜歡這種評語（也許以為婦孺皆解意味水平低下），但我很歡喜，這表示我的文字能力到位。還有一位口試委員讚美我「實踐力強」。這些評語都暗合我後來人生道路上的選擇和表現。

就業

研究所畢業後順利進入工研院。那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「工作並學習」的經歷。我做的是機械領域的 CAD/CAM（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）專用軟體研發。因緣際會下從 DOS 領域轉入了 Windows 領域，過程十分順利（因為此前曾經自行開發過一個 event-driven 系統），最後甚至研究起 Windows 系統內核來了。

在工研院機械所階段，三件事情對我有很大的影響：

1. 自動請纓整理一個公共程式庫。這不止反映我個人對於復用性（reuseability）的根骨性重視，也幫助我練習了底層架構（基礎設施）的設計和實作，以及文件的撰寫——包括技術文件和使用導引（user's guide）。這個經驗也幫助我意識到，「多做」並不是精力時間上的損失，反而是一種幸福。
2. 瘋狂地學習，瘋狂地工作。早出夜歸，睡辦公室的次數不少。由於曾經經歷行屍走肉般的職場生活，使我更意識到「樂在工作」的可貴。曾經失去，更珍惜擁有。一個人如果沒有在年輕階段針對某些事物有過一段瘋狂的追尋，如何能夠期望他未來有卓然的領略？
3. 一群好同事。他們構成了我日後甜美的回憶。年紀漸長之後你會發現，年輕歲月建立起來的單純友誼是多麼美好而珍貴。

寫作之始

1990 年末首次動了寫作念頭。當時的 PC 環境處於「記憶體錙銖必較」年代，DOS 在 UMB, HMA, XMS, EMS 等記憶體區塊和規格上的發展方興未艾。由於我在工作上能夠接觸到（申購到）比較珍貴的附源碼程式庫，又加上具備開發程式庫的經驗和高度興趣，因此在閱讀這些源碼後發展了自己的一套作法。為什麼動念寫作？實在是莫名其妙，因為我從來不曾外顯出寫作興趣，也從來不是文藝青年，一上手竟然就是一本書。唯一可考的或許是，當年研究所考得動力學超高分之後，曾想寫一本《動力學精解》。再不就是血液裡的因素：我和萬世師表同天生日，命中註定走教育路[◎]。

從發表第一份作品起，我便十分幸運地獲得讀者的熱愛。可以說，在心靈上，我的 15 年寫譯歲月一直是順遂的，不曾有過困厄時光。唯一一件傷感也被我最終定義為「考驗」與「成長契機」，稍後再來說它。

就像當初編寫程式帶來快樂，寫作又再次帶給我極大喜悅。技術+寫作的加乘效果，令我的喜悅充滿幸福感。這使我有「如果能將技術寫作當成一輩子的工作該有多好」的強烈念頭。終於我辭去工研院職務，當一名自由工作者，直到今天。今天的我，雖有多種工作型態，最重要最根本的還是寫作（包括翻譯）。

很多人面臨 to be or not to be 的人生大問時，會有很長時間徬徨不定。這很正常！我當時沒有太複雜的心情，只考慮兩點：會不會餓死？親人支持否？有了這兩個支撐就昂首前行再無反顧了。我很清楚，以自己突出點，在 programming/software development 這條路上的成績與貢獻，無法超越技術寫譯的成績與貢獻。而且「樂在工作」的幸福感覺太妙了，我捨不得放棄。

寫譯心得

1991 至今我一共創作了 17 本書、翻譯（含合譯）了 26 本書。談不上著作等身，卻也已經及腰。在臺灣，能夠維持這麼長的技術寫譯生涯也算難得。我的鍵盤敲出一千萬個字以上，這樣的資歷或許足夠支撐我來談談寫譯心得。我要談的不是技術層面——計算機技術演進啦、寫作技巧啦、文字功力啦...，不不，我要談的不是那個，而是心態方面的議題。

理想性

性格中存在「理想性」很重要。有一種被我歸類為「聖人情操」的理想是「犧牲自己照亮別人」，這個我很佩服，但做不到（也不想做），所以不敢談這個。我的工作屬於教育一環，不少人（尤其是大陸讀者）因此要求我「犧牲自己照亮別人」，這不切實際。別說我不想過清貧生活，就照顧面而言，犧牲自己我只能照亮別人三五年，照顧好自己我可以一輩子照亮別人。

每個人都有理想，也都有理想性。我對「理想性」的定義是：對理想的堅持度。「理想性」最大的破壞誘因是金錢，我們往往在金錢因素下違背或妥協自己的理想。現實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，但如果能夠把物欲降低一點，讓它和「理想」取得一個比較理想的比重，這個世界就美好多了。

有時候報章雜誌上會報導一些「艱苦卓絕」的藝術家，山上租個房子，把自己關

起來創作，物欲降到常人不行的水平。這個我很佩服，但我想他的父母妻小可能比較難受。有些「激進」的年輕藝術家甚至瞧不起畢卡索之流，撇撇嘴說太商業了。這真讓人佩服——如果有機會成爲畢卡索而願意放棄，我就更佩服了。

如此「絕對的藝術家性格」不是太多人有，不屬常態，也就不必說它。舉一個比較「食人間煙火」的例子。假設按往常品質來書寫，七潤七校¹後出版，可獲一百萬酬勞（罕見，只是舉例）。今天由於難得的商機降臨，縮減工期提早半年出書（因而只夠一潤一校），可得 2 倍於以往的酬勞，你做何抉擇？

凡人在金錢面前，都難免矮半截。你我都是凡人啦！有人說「沒有買不到的東西，價格高低而已」。這話對某些人不成立，對某些人還真成立耶！那麼，現在，把前面的假設酬勞從 2 倍提高爲 10 倍，你的抉擇相同嗎？你的抗誘惑性多強？

所謂「理想性」就是你在大誘惑下願意做出多少讓步。讓步一些些我認爲可以接受。爲了永續經營嘛，爲了計久長嘛，爲了奶粉爲了麵包爲了另一半的 SKII，爲了這個那個！一條路走一輩子，有機會存筆錢保命也是相當重要。但對於品質的傷害，你能忍受到什麼程度？這就是這裡所要討論的「理想性」。

也許有人說，不要陳義過高啦，不要過於理想化啦！做了老板就知道壓力啦！的確，一旦身爲老板可能必須有不一樣的抉擇。爲避免自己遭遇這樣的難題，我就不當老板！這不也是維護理想的一種作法◎。

在作家身上，最大的現實利益莫如「寫出一本大暢銷書」，最大的理想莫如「寫出一本受人尊敬受人傳頌的經典」。兩者衝突嗎？許多面向是衝突的！在 IT 領域，受人尊敬受人傳頌的經典大約都需要技術光環的加持，你不可能寫本 User's Guide 而被人尊敬——「尊敬」是一種很高層次，不能隨便說說的。你也不可能寫本 "Dissecting STL" 之類的書大賣，因爲高階技術書有「讀者群窄小」的天命。技術作家如何在「大暢銷書」和「大經典書」之間保持理想和現實的平衡，是一個緊要的課題。我的想法是，我需要一兩本「夠暢銷」的書來維持生活，但心中永遠牽掛惦記寫本「大經典書」；光是牽掛惦記還不夠，要撥出時間來實踐。

¹ 在我的寫譯過程中，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潤一校。「七潤七校」不算什麼◎。

有位朋友說過一個不錯的比喻，放到其他領域也適合。他說餐館賺錢通常靠酒水小菜，但若沒有招牌大菜吸引客人前來，也賺不到可以賺、容易賺的。不妨把 "User's Guide" 比做酒水小菜，"Dissecting series" 比做招牌大菜。出版公司在利潤之外還想累積形象，非常好，但形象書不能拿一般邏輯去推想、去要求大銷售量。產品的位階不同，帶來的效益不同，作法和處理態度也要不同。

唯偏執狂得生存

這話本身就偏執！偏執並不健康。之所以引這話，是要提醒大家，要在事業上做出點成績，總要有些異於常人的執著。「我執」不好，待人接物都應該要有彈性，但是對於品質就應該固守、應該執著。你固守你的品質原則，並不會招人嫌怨，雖然也許失去機會，但總能贏得尊敬。如果有人因此嫌你難搞或說些難聽話，這種朋友或工作夥伴放棄也罷。

不可能討好每一個人，so be yourself

這是我寫譯十多年來的大體會。讀者對我的書籍，大量評議集中在「售價」和「中英術語運用」兩項。永遠不會有人嫌你賣得便宜，嫌的人都說賣得太貴。至於中英術語運用，可能因為過去不曾有人這樣大面積、大力度地主張，所以意見很多，批評不少。

換個角度想，嫌貨才是買貨人，這麼多人嫌也是一種幸福。

長時間、大規模的論壇淬鍊帶給我的心得就是：我不能讓每個人都歡喜滿意，那麼至少要讓自己歡喜滿意。

缺憾也許是種美

缺不缺憾，要看從哪個角度說。侯捷未受過翻譯訓練，所以自稱「素人」。素人的好處是沒有包袱，不受條條框框的約束。此外，我不是計算機相關科系出身，或許因此比較能夠以體貼的鋪陳來引導讀者；看事物和技術的角度不同，解說方式也就不同；非科班出身的我或許能把學習過程鋪陳得更柔順些。

自由工作 (SOHO) 心得

自由工作沒有企業保護傘可倚靠，屬於健保第五類（不知如何歸類的那一類）！有句話說：老板沒有任期。自由工作者是自己的老板，也沒有任期。

很多人喜歡自由工作，但擔心自律性，惟恐每天睡到自然醒。如果你擔心這一點，基本上說明你不怎麼適合自由工作。自由工作者一定是發自內心熱愛他的事業，不需要鞭策。他在工作享受無窮樂趣；他會自動自發地工作，無時無刻地發想。

有時我為大老板嘆息，尤其當非假日驅車山野散步林間之時。大老板那麼忙，工作那麼辛苦，人生的價值全體現在事業打拼上面，這...值得嗎？年紀漸長之後我對自己說：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」。或許事業就是他們最大的成就，數字就是他們最大的樂趣，況且大事業背後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意義。他們看我的生活也可能覺得索然無味，三聲嘆息，我又何必自以為是地為他人擾？這是日漸成熟後不以己度人的怡然。

學習觀

談學習觀，我不想在技術層次打轉。讓我們在制高點上分析。求深還是求廣？胡適先生說：「為學當如金字塔，要能廣來要能深」。但我們俱足凡夫，如何能夠又深又廣？

我比較追求「深」，我認為深比廣更需要優先面對。曾有一位同事，聲稱精通十數種程式語言，我對他感到一種不可侵犯的神聖，在工作上只敢保持遠觀距離☺。夠深，你才能（就能）觸類旁通。技術都有累積性、延續性，你夠深，應變能力就夠強。

求變還是求定？我比較追求「定」。社會進步到一個相當程度，一定分工很細，而先進社會所需要的人才，也一定是很細緻的人才。沒有定的功夫，很難成為細緻人才。日本人在這方面很典型。《大學》裡頭說「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」，又說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終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如果我們不知道物與事的本末和始終，不求定、不求深，那就難以近道。

侯捷觀點

有位朋友對於我的看法提出補充。他說他以前有個部屬，對 Prolog（一種應用於人工智慧領域的程式語言）鑽研很深，學問也很好，後來由於業界走向並不需要這樣的人才，於是他失業了。這位朋友因此補充說「深」和「廣」一樣重要，甚至在 IT 技術琳琅滿目、整個社會相對浮躁的今天，「廣」也許更有利，更有彈性，可攻可守。我認為故事是對的，出發點是好的，但卻屬於路線選擇問題——你選擇了一條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的路，壓對了寶功成名就，壓錯了寶一敗塗地也屬合理。這終歸是選擇問題。人在追求技術成長時當然必須同時保持對業界的敏感嗅覺；只是別太敏感，別一有風吹草動就見風轉舵，要知道，滾石不生苔，轉業不聚財。

前數期《商業周刊》報導了 Acer 新任總經理，意大利人蘭奇。我不是要和大家分享這個人的故事，而是要分享他說的這句好話：**No magic, just basic**。在技術市場，你有你的深耕技術，個人才有價值。在我所選定的主軸路線上，我從不擔心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會淹沒我，因為我有深厚基礎，觸類旁通快得很！

人生觀分享

既然這是一場「笑談程式人生」的演講/文章，而我又很可能比潛在的眾多讀者年長一輪（12 年）以上，那麼我想在技術以外多談點人生。

1 給自己一個成功的定義。「在一群人的記憶中，共同有個對侯捷的美好回憶」，這就是我給自己的成功定義。你也該給自己一個成功的定義，然後努力實踐。

2 保持「變化總是從微小開始」的樂觀。我是一個連打死一隻蚊子都有著「這世界少了一隻蚊子」的快樂心情的人。這麼微小的進步都會讓我覺得世界更美好了一些些。昨天一位醫師朋友來信說『醫院近來實施總額預算制，唉！有時候也懷疑自己這麼用心的開刀、門診、衛教所為何來，不時有氣餒的感覺，近來尤劇。』我對「總額預算制」一點不懂，但就讓我們保持一份「變化總是從微小開始」的樂觀吧，該做的還是努力做。踽踽獨行寂寞難免，有時很折騰人，所以彼此加油打氣非常必要。如果沒有眾多熱情讀者給我打氣，這條路我也走不下去。

有些朋友進入社會體系後，尤其在「升遷晉級」之成敗息息相關於「同僚人際關

係」的環境下（例如學界、醫界），眼睛閉上了，嘴巴閤上了，該說的不說，該爭取的也不爭取，一派清風道骨。嘴上不說卻又心中在意，這就很讓自己（和旁人）難過。與人為善並不就該做鄉愿。鄉愿德之賊也！現實生活存在說不得的壓力，沒關係，總不能人也跟著變了，話也跟著改了。我最看不過去嘴上事事不在意，卻淨享他人辛苦奮鬥果實的人——你面子（仙風道骨）也得了，裡子（實質利益）也佔了，可真好呀。

3 原諒敵人、體諒朋友。對敵人用「原諒」二字，對意見不同而言詞激烈擦槍走火但其實沒有惡意的人則該用「體諒」二字。聖巖法師說「慈悲沒有敵人」，達賴喇嘛說「愛你的敵人」，這些都是很高遠的境界，一般需要宗教的佐助來修鍊。我個人沒有宗教信仰，但喜歡親近佛法，聽得進這些話，也從根本認同它。當然，從「發心去做」到「做好」需要一個過程；人有習氣，需要很大力氣去修善。

我自己 1995 年的一個遭遇可以拿出來說說。那年有位朋友在 IT 媒體界傳播「侯捷抄襲別人作品」這樣的話，並被《資訊周刊》當成頭條消息發佈。報導中用了「據說...被指為...撇開...不談」等文字來巧妙規避舉證責任並營造客觀感覺。「抄襲」是很嚴重的指控，相對於當時的侯捷形象，實在是巨大的反差，我對此深感難過並耿耿於懷。當時的一些中傷文字被我整理放在侯捷網站上（現在還可以看到），留做記錄並永遠提醒自己。經過好多年，我才終於能夠平靜而不悲憤地看待這件事和人；不再有恨，甚至感謝生命中出現這麼一帖「成長賀爾蒙」。飛越關山則脫胎換骨，關山難越則粉身碎骨，我實在無法寬大（或矯情）到對冷箭客說謝謝，但確實感謝上天賜予磨練機會，並感謝當時溫暖助我飛越關山的許多親友。這些都是緣份。

以佛家觀點來說，貴人並不都是慈眉善目，有時候他們會以**怒目金剛**的形體出現。照這樣說，還是應該「愛你的敵人」！這簡直是 EQ 的最高境界。早就有人研究，並且愈來愈多人相信，人的一生成就和 EQ 有關，和 IQ 關係不大。更關鍵的好消息是 EQ 可以後天修練。年輕朋友如果閱讀至此有些觸動，不論在職場或人生其他場合，必然都將有所助益。

大陸讀者也是促成我修練的好機會。這話毫無嘲諷，而是真心誠意。我每年秋天

去大陸一次，和讀者、出版界、學界、IT 企業界交流，又每年收到來自讀者數以萬計的電子郵件，並常被「示眾」於大陸 IT 相關網站上成為被討論的對象（沒什麼，只因我是不少書籍的作者或譯者），因此我對大陸有相當程度的觀察。由於經濟因素和意識形態，大陸很多人——尤其血氣方剛的少青年——把他人應得的利益視為他人的罪惡（但不把自己應得的利益視為自己的罪惡），又把共產意識凌駕版權意識之上。和臺灣當初開放國際觀光鬧了不少笑話一樣，這都將是一個過程。隨著改革開放，隨著眼界開拓，隨著經濟提升，扭曲的價值觀漸漸就該回復正常了。我總勉勵自己和朋友，對於曾經受苦的人們、為歷史因素而價值觀扭曲的人們，要儘量「體諒」。這份體諒並不是一開始就有，而是源自一位大陸讀者的棒喝：

你應當了解並尊重大陸，特別是心態。大陸在很多確實方面不好，但請你不要公開諷刺。大陸現在處於轉軌時期，意識形態沒有定型，社會處於浮躁期，同時由於自由度和可發泄方式的問題，人們的表達和心態肯定有社會烙印。很多人從網上認為看不到希望，我和你們相反，不要只看表面現象，請用歷史觀和發展觀看。請你不要像香港台灣的大多數人一樣，骨子裡總認為認了一個窮親戚（當然不能承認）。也請你將尊重放在心裡，帶回台灣。我希望你不要僅僅是作家，而應當成為「大家」。也許台灣很難磨練心志，大陸是個好地方。

目前世局紛擾，人人皆以兩岸政局為憂，以戰端將啟為憂。我還是秉持「變化從微小開始」的樂觀：只要兩岸人民多些尊重，多些禮貌，多些體諒，這戰爭就打不起來。你可曾看過好朋友打惡架？

玩過「大富翁」嗎？（聽說現在改名為「地產大亨」。）擲骰子有時會走到「得獎勵一張」那格，可在一疊「獎勵」黃牌中抽一張。小時候我一直有個疑問，為什麼「國民外交」這種小事可以獲獎三千元——這筆巨款可買「建國南路 1,2,3 段」！現在我才知道，「國民外交」不是小事。我們出國觀光，不往往因為在海外遇到一個好人而印象大好，遇到一個不好的人而印象大壞嗎?! 這就是「國民外交」的威力。無論見面、交談、網上論壇...，每個人做點國民外交，兩岸就不會發生戰爭。只要人民有友誼，戰爭就不會出現！這裡我又充份發揮了「打蚊子」的樂觀：變化總於微小處開始☺。

感性時間

今天侯捷能夠在這裡，在這麼多聽眾和讀者面前，侃侃而談我的程式人生，完全是因為我以大量著譯作品獲得了大家的信賴和喜愛。往前推想，則完全是因為我以一個技術人的身份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：技術寫譯與教育。多年來有一首詩一直感動並激勵我，也是我顧盼間的心境寫照。這首詩曾被美國人票選為最喜愛的詩第一名。以下列出中英對照；不知何人所譯，譯筆極佳，平實而動人。也許它也能感動你，激勵你走出一條屬於你自己的道路。

美國詩人羅勃·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）：[沒有走的路](#)（The Road Not Taken）

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，
 只可惜我不能都踏行。
 我，單獨的旅人，佇立良久，
 極目眺望一條路的盡頭，
 看它隱沒在叢林深處。
 於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路，
 一樣平直，也許更值得，
 因為青草茵茵，還未被踏過，
 若有過往人蹤，
 路的狀況會相差無幾。
 那天早晨，兩條路都覆蓋在枯葉下，
 沒有踐踏的污痕：
 啊，原先那條路留給另一天吧！
 明知一條路會引出另一條路，
 我懷疑我是否會回到原處。
 在許多許多年以後，在某處，
 我會輕輕歎息說：
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，而我，
 我選擇了較少人跡的一條，
 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。

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,
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
 And be one traveler, long I stood
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
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;
 Then took the other, as just as fair,
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,
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;
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,
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
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
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.
 Oh,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!
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,
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
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
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:
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, and I--
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,
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